

他者的凝视

——拉康的“凝视”理论

吴 琼

在视觉文化研究中,拉康的“凝视”理论就像一道无法绕开的眼光,在远处规定着我们对观看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阅读和运用中,这一理论原本的激进性被大大弱化。本文以拉康集中讨论凝视问题的第十一期研讨班为基础,围绕他者的凝视来思考拉康凝视理论的要旨。按照他的理解,主体的观看并非主体自身的看,而是由他者的凝视结构出来的,并由此引发了一个悖论性的效果,即主体一方面通过想象某个他者的凝视来使自身作为观看主体得以可能,可另一方面又因为他者凝视的背后总隐藏着实在界的对象 a 的凝视而使得主体的看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看。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自我与主体的构成分别与某个特别的结构性时刻关联在一起,这就是个体的观看和言说:自我的完形是通过观看、通过镜像的凝视完成的,主体的象征性认同则是通过语言或言语的调停实现的。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康就已经在讨论视觉性,讨论观看行为对于自我的构成功能,并先后引入“镜像阶段”和“想象界”的模式来对此做理论化的阐述,到50年代中期,由于拉康致力于讨论象征界的运作,并且这一讨论基本上是在语言的维度中进行的,所以对发生在想象界的观看行为的讨论退居相对次要的位置。可是到1964年以“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为主题的第十一期研讨班上,拉康突然又回到了视觉性问题,并以“凝视”(gaze)的概念对视觉活动做了激进化的处理,他不仅在我们的观看行为中嵌入了大写的他者(Other)的结构功能,而且还引入实在界的维度,把属于实在界的“对象 a ”(object a)看作是规定看的行为的绝对之物,从而使得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最简单不过的观看行为变得迷雾重重。

正如许多的研究者说过的,镜像阶段理论是拉康精神分析学的秘密诞生地,是进入拉康

迷宫般的思想世界的最佳入口。实际上,其镜像阶段理论本身也有一个隐秘的入口,可以说入口的入口,那就是个体在镜前的凝视:自个体走向镜子向里探视的那一刻起,自我朝向异化的戏剧就一幕接一幕悄然上演。正如拉康自己反复提到的,他的镜像阶段理论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镜子装置的基础上的,我们未尝不可以把这个镜子装置同时看作是一个观看装置,一个捕捉和结构我们的视觉活动的装置——理想自我的构成不就是通过认同我在镜中所看到且是想象地看到的那个镜像而完成的吗?自我的异化盔甲不也是因为这个观看的反转机制而得以凝定的吗?在个体进入语言的世界之前,在我们还牙牙学语的时候,指认自我的最直接方法大约就是观看了。镜前的观看或凝视正是使“力比多”投注得以完成、使自我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得以建立的一种行为。

不仅自我或者说“理想自我”(ideal-ego)的形成有赖于镜前的观看,就连发生在象征界的“自我理想”(ego-ideal)的形成也是在镜前开始的。拉康在许多地方都提到,当父母抱着婴孩出现在镜前,指给他某个理想的认同形象时——例如父母对着镜中的形象说,“这就是我们的漂亮宝宝”,“这就是我们的小天才”等等——或者当婴孩以父母的形象或父母的期许、认可与赞赏作为参照来“完形”自己时,象征界的他者就在此发挥作用了。主体在这个镜像认同中所完成的就不再只是理想自我,而还有自我理想。这就是说,在主体对镜像的观看中,不仅有属于想象界的自恋性认同,还有属于象征界的他者认同。前者形成的是理想自我,后者形成的是自我理想,前者是对自己或与自己相似的他人形象的看,后者则是以他者的目光来看自己,按照他人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以使自己成为令人满意的、值得爱的对象。换用拉康喜欢的拓扑学方式来说,与自我理想对应的观看方式是我“想象地”看那“象征地”看着我的他人,由此而形成了我“想象地”看自己的“象征形式”。在此至少可以说,触发主体进入象征秩序的东西不仅有言语或他者的话语,而且还有他者的看或凝视,因为那在看我的人(比如父母)已经是象征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对我的看已然是象征性的看。

上面的简单讨论已经表明,在拉康的理解中,观看行为从来不是自足主体的自主行为,它必然涉及主体间性。这一点他早在30年代就已经感觉到了,只是那时他还没有从黑格尔和现象学家那里得到主体间性的概念。在1953—1954年的第一期研讨班上,拉康在讨论主体间的关系时正式引入了主体间性的结构,为了说明这一结构与主体之构成的关系,他特别提到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凝视”所做的著名讨论,并强调这一讨论中有些东西“尤为令人信服”:

作者的整个论证都围绕着他称作“凝视”的基本现象进行。在我的经验领域中,人类对象原本就与众不同,不能因为成为了正在看我的对象而将其同化到其他任何知觉对象中。在这一点上,萨特作了十分细微的区分。我们不可把所论的凝视与——例如——看见他的眼睛这一事实相混淆。我在某人的凝视下觉察到自己的存在,而我甚至都没有看到也无法分辨那人的眼睛。完全可能的一点就是向我指示某个东西,即那里有他人存在。这扇窗户,如果它比较暗,如果我有理由认为它的背后有人,那它直接地就是一种凝视。从这个凝视存在的那一刻起,我已经是某个他人,因为我觉察到自己正在成为他人凝视的对象。但是,在这个位置——它是相互的——他人也知道我是一个知道自己将被观看的对象。^①

萨特的论述中是什么东西令拉康感到信服呢?首先,在萨特那里,凝视不是指我对他人的凝

视,而是指他人对我的凝视,所以它揭示了他人的存在对于我的结构性功能,或者说我的“为他结构”;其次,萨特强调说,凝视不是指别人的目光,不是指看见别人的目光在盯着我,而是说我觉得有某个他人在凝视我,就是说,这个他人的凝视并不一定是一种实际的看,而是存在于主体的想象中的;再次,凝视表明我是一个为他的存在,我在他人的凝视中发现了自己,我即是他人,是为他人而存在的。以上三点与拉康对主体间关系的思考恰好是一致的——至少在这个时候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拉康几乎照原样对萨特的观点进行了重述。这在他那里颇为难得:要知道,他对这位哲学家并不怎么信任。

不过,在50年代,拉康虽然时常会关注“观看”行为,对“凝视”问题却未做更深入的思考——下文会表明,在他那里,“观看”和“凝视”并不是一回事。直到1964年,他才重新回来,而这一次,是另一位同时代的哲学家给了他启示,那就是莫里斯·梅洛—庞蒂。同时,萨特的凝视理论再次被提及,不过是作为批判的对象。

1964年,梅洛—庞蒂的遗著《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被整理出版。拉康在第一时间拿到了样书,立即展开了同它的对话——他甚至称书中的某些观点乃是他同梅洛—庞蒂对话的结果(他们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的)。

梅洛—庞蒂认为,在主体的我与世界的关系中,或者说在我对可见世界的知觉中,总有一种先行存在的不可见的凝视、一个柏拉图式的“全视者”(seer)在看着我,使得我的观看不再是传统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的知觉建构,而是主体与他者的“共同世界”为显现自身而对我的利用。例如,梅洛—庞蒂说:

无论如何,他者的体验对我来说并不是乌有,因为我是相信他者的——而且这个体验和我自己是相关的,因为它作为投射于我的他者眼光而存在着。这张熟悉的面孔就在这里,这笑容,这噪音的抑扬也都在这里,我很熟悉它们的风格,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在我生命的许多时刻,他者对我来说也许都化入了这个可能是一种诱惑的景象之中。……在这些目光后面的某处,在这些动作后面的某处,或毋宁在它们面前的某处,或者更是在其周围,不知从什么样的空间双重背景开始,另一个私人世界透过我的世界之薄纱而隐约可见。一时间,我因它而活着,我不再是这项向我提出的质问的答复者。……至少,我的私人世界不再仅是我的世界,此时,我的世界是一个他者所使用的工具,是被引入到我的生活中的一般生活的一个维度。^②

拉康说,梅洛—庞蒂对不可见的凝视的这一关注指示了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见者对将我们置于全视者的目光之下的东西的依赖”,是全视者对我们的“瞄准”(shoot),拉康将这称之为“凝视的前存在”(the preexistence of a gaze),即主体在向外观看的同时也被另一个东西(但不是另一个主体)所注视,主体总是处在来自另一个领域的目光包围之下:

我只能从某一点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却在四面八方被看。^③

在梅洛—庞蒂看来,在主体的观看之外,总有一个普遍的全视者、一个无所不在的他者在他处观看,拉康称之为“凝视的前存在”,但其理解已与梅洛—庞蒂有很大差异。梅洛—庞蒂对观看的透视是一种现象学的透视,其对主体、他者、观看等概念的认识是基于现象学的基本经验即纯粹意识的意向性,而拉康对观看和凝视机制的分析是基于精神分析的经验,他所讲的“凝视

的前存在” ,不仅指他者领域中的凝视在主体之外和之先的存在 ,更包括异化主体的“视界驱力”(scopic drive)以及该驱力在实在界的运作对于主体及他者之看的先在规定性。换句话说 ,梅洛—庞蒂对观看的考察并没有完全脱除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主体间性框架 ,而拉康的“凝视的前存在”并不是指另一个主体对我的先行凝视 ,而是指在所有主体的看的行为背后 ,有一个已先行失落的不可能之物在暗中支配、主宰着看的行为的发生 ,“凝视的前存在”既是使主体在他者场域中的“看”暂时变得可能的缝合点 ,也是使这个“看”变得根本不可能的崩溃点。所以 ,拉康说 ,他所关心的不是看的主体在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间的“穿行”或辩证运动 ,而是看的主体因“凝视的前存在”而必然遭遇的“界限” ,是主体之“看”因凝视的先行而必然导致的分裂 ,他称之为“眼睛与凝视之间的分裂” :

眼睛与凝视——这就是对我们而言的分裂 ,在那里 ,驱力得以在视界领域(scopic field)的层面呈现。^④

这句话可以说是拉康的整个凝视理论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但要想弄清楚它的含义 ,可能得费一番周折。我们的解释必须从后半句——“驱力得以在视界领域的层面呈现”——开始。

这需要回到弗洛伊德。1915年 ,弗洛伊德就驱力的构成、功能及其转化等问题写了一篇文章《驱力及其转化》^⑤。他说 ,驱力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主动与被动、主体与对象、快感与不快感这三组对立的形式 ,驱力的转化指的就是这三组功能的共同作用机制。他特别分析了两种特定的转化情形 :向对立面的转化和向主体自身的转化。前一种主要指从主动转向被动 ,如从施虐狂转到受虐狂、从窥视癖转到裸露癖 ,这一转化只涉及驱力目的的变化 ,即从主动性的目的(施虐、观看)转到被动性的目的(受虐、被观看) ;后一种则只涉及驱力对象的转化 ,即从以他人为对象转向以自我为对象 ,如受虐狂是把施虐转向自身 ,由此分享着对自我攻击的快乐 ,裸露癖则是把窥视转向自身 ,由此分享着展示自我的快乐。弗洛伊德还把这两种转化结合为一个共生的过程 ,提出了驱力转化的三个阶段 :以别人为对象(此时的主体为施虐狂、窥视癖)、以自己为对象(主体从主动转向被动)、新主体的出现(受虐狂、裸露癖) ,并借用语法学的概念分别称这三个阶段为三种“语态”(voice) :施动的(active)、反身的(reflexive)和受动的(passive)。

在第十一期研讨班上 ,拉康把弗洛伊德的“驱力”概念视作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之一 ,对它做了详尽分析 ,更确切地说 ,是对弗洛伊德的驱力文本的强调性重写。在谈到驱力转化的三个阶段时 ,拉康指出 ,这三个阶段其实是驱力发生的三个结构性时刻 ,它们标示出驱力的运动根本上是一种“循环” :

我们必须识别出在第三个阶段出现的——但也没有出现——那一向驱力循环的回返。就是说 ,应这样来理解新主体的出现 ,即不是在已然有一个主体即驱力主体的意义上 ,而是在新的东西就是有一个主体出现的意义上。这个主体——它其实是他者——得以出现 ,是因为驱力能够显示它的循环路线。只有随着主体在他者的层面出现 ,才有驱力功能的实现。^⑥

这就是说 ,在前两个时刻(施动的和反身的) ,还没有出现所谓的新主体 ,比如在施动语态中是主体在看(他人或他物) ,在反身语态中是主体在看自己的某处 ,在此 ,看的主体没有变 ,只是

看的对象变了,只有到第三个时刻(受动语态),当驱力完成其循环时,才有一个新的主体出现,因为这时是主体让自己的某处被看,这个使自己被看的主体就是一个新主体,他把自己变成了看的对象。并且,第三个时刻看似被动,但驱力本质上总是主动的,因此第三个时刻不是“被看”,而是“使自己被看”。这一驱力循环就是拉康所讲的“视界驱力”的基本结构,即驱力在视界领域或视界秩序中的呈现,而构成这一结构的基本对立形式就是“看”与(使自己)“被看”。

如果说主体的看属于眼睛的功能,那么主体使自己被看就是凝视的功能,可“眼睛与凝视的分裂”又是什么意思呢?在日常理解中,眼睛不就是观看和凝视的器官吗?它们的分裂从何而来?这涉及拉康对凝视概念的独特运用,在此我只简单强调一点:拉康的凝视理论要讨论的不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什么和如何去看,也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视像——的结构或这一结构背后的意义,而是我们的看的行为是怎样发生的,更确切地说,我们的观看是如何因为凝视而可能的,又是如何因为凝视而不可能的。换言之,如果说拉康所谓的“看”指的是主体的看,那他所谓的“凝视”则指既在主体之内又在主体之外的某个东西的凝视,是在他者那里失落的原质之“物”即“对象a”的凝视,是不可能之物的凝视。如果说“看”代表着眼睛的功能,那么“凝视”就是使看变得可能(我看/我被看)和不可能(看而不见/见而不看)的原因与机制,是主体的观看行为内有一种内爆式视觉机器,“眼睛与凝视的分裂”就存在于可能的看与不可能的看的辩证反转中。对于可能的看,拉康称之为“想象的凝视”(gaze of the imaginary),对于不可能的看,则称之为“对象a的凝视”,它实际上就是“实在界的凝视”(gaze of the real)。

二

首先是“想象的凝视”。刚刚已经说过,镜像之看是一种想象的看,而且这个看一开始就受到了发生在他者场域中的象征之看的染指,这意味着,主体在这个“看”中不仅形成了统一的“理想自我”的原型,也形成了作为其超我律令的自我理想的原型。所以,“想象的凝视”并不局限于主体单在想象界的看与被看,而是主体在想象界与象征界的交互空间中的看与被看。

拉康说,动物也有“想象的凝视”,其最典型的体现是“拟态现象”(mimicry),即有些动物可以依据环境模仿性地改变自己的视觉形态——如身体的颜色——来达到保护自己或攻击敌人的目的。它有三个重要维度:效颦(travesty)、伪装(camouflage)和恫吓(intimidation)。它并非如传统所说单纯为了适应环境,而是动物依据“他者”的存在而对自身存在的某种构形,拉康称之为动物眼睛的“色斑功能”(the function of the stain),它恰好标记了“被看者假定被看的前存在”(the pre-existence to the seen of a given-to-be-seen)^⑦。

动物因为想象自己将被看而对自身形体可能的视觉效果做出拟态性的改变,这一“假定被看的前存在”也是人的“想象的凝视”的本质所在,即在人的镜像之看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我在看,而是我可能被看,我是因为想象自己有可能被看而看自己的,并且是用他人的目光看自己。在这一点上,人的“想象的凝视”的功能可谓异曲同工:“它既能最为隐秘地主宰凝视,又总能逃脱那一视觉形式的掌控,满足于把自身想象为有意识的。”^⑧

所谓“满足于把自身想象为有意识的”,在拉康那里有两重意思。首先,这意味着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形成是在这一想象的凝视中完成的。主体一方面把想象的他者的凝视投射到自我之上,从而造成自我完满性的幻觉效果,另一方面还通过认同他者的目光来把这一凝视内化为自我的理想。拉康称之为“凝视的效果”:

这就是在处在可见性中的主体之建制的中心所看到的功能。那在可见性最为深刻地决定我的东西,就是处于外部的凝视。透过凝视,我进入光亮中,从凝视里,我接受其效果。因此可以说凝视是这样一种工具,透过它,光线被形体化,透过它——如果允许我像往常一样以肢解的方式使用一个词——我“被摄入像中”(photo-graphed)。^⑨

其次,这还意味着我是“看到自己在观看自己”(seeing oneself seeing oneself)^⑩。我的“看”本来是由他者的凝视主宰的,我是被看的,可在我的想象中,在我的意念和意识中,我看不到——更有可能是我不承认、我否认——他者的这个凝视,我不觉得、也不认为我的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是为了迎合他人的目光才显得这样的,通过想象,我避开了他人在看我这样一个事实,于是我的观看模式就变成了“看到自己在观看自己”。拉康称之为“凝视功能的逃避”^⑪、“凝视的省略”^⑫、“想象的凝视”的一种“意识幻觉”^⑬。

拉康指出,笛卡尔的“我思”主体就是处在这种意识幻觉中的主体。他不知道在思的并不是有意识的“我”,而是无意识的“它”,不知道正是那个不可见的“它”的“凝视”才使得主体之思好像是“我”在思:“那使我们成为意识的东西,是通过和洁净的镜面一样的手法来建构我们的。”^⑭

同样地,萨特所讲的“凝视”也是这种自己对自己的观看。在他那里,他人以同样的方式被悬置了,被部分地“去现实化”了,因为他把凝视理解为“让我大吃一惊”的凝视,理解为使我的世界彻底改变、从我所是的虚无的点来规整我的世界、从而使我在凝视中彻底消失的凝视,也就是说,由于把主体与凝视的关系转换成了“我”作为看的主体与“我”作为被看的客体的关系,我的看就成了我对自己的看,之所以“大吃一惊”,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这种看让正在窥视的我油然而生一种羞耻感^⑮。

那么,在“想象的凝视”中为什么会有这种自己对自己的观看呢?是什么导致了凝视的消失或省略呢?如果单纯按照镜像理论的说法,这种省略显然是误认的结果,即是我把自己对凝视的想象投射到自己身上的结果。但如前所述,在想象的凝视中并不只有想象界在发挥作用,他人在他者领域的象征的看以及主体对这个位置的看的认同才是根本,如果说镜像之看还只是把主体凝定在一个缺乏流动性的完满自我之上,那么,通过象征界的介入,通过父亲功能作用在主体身上的阉割效果,理想自我的完满形象也将随之受到质疑,主体将只有通过认同代表象征秩序的父法,接受象征秩序赋予他的位置,他的欲望才可以在语言中获得适当的表达——尽管那已是一种异化的欲望。因此真正的问题应当是,在这种认同中何以会出现对他者凝视的省略?这与父法秩序(paternal order)的权威性的获得有关。

按照拉康的理解,主体在其象征认同的过程中常常会把处在他者领域中的父法代理——比如真实的父亲——想象为一个“假定能知的主体”(the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就好像分析情境中被分析者对分析师的想象一样,这个全能的他者似乎能洞悉主体的一切。这当然只是主体的想象,可他者秩序的权威性及其确定性就是这一想象的虚拟反转到主体身上而产生的效果,进而,主体还在这个想象的虚拟和反转中用那一效果来保证其所认同的自我理想和现实形象的一致性,他者的凝视转而隐退到了一个消失点上,一个类似于透视法的“灭点”上。透视法看似是主体站在自己的位置把眼睛所及的事物按照距离的远近、比例的大小及次序的安排“正确地”配置在画面中,让观众觉得他所看到的就是现实的再现,甚至消失在远处的景物也都存在于画框之中,可事实上,真正主导这一系列安排的恰恰是消失在无限远景中的那

个几何学上的灭点,是它保证了再现的一致性。“想象的凝视”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看。主体本来是被看的、被凝视的,而通过想象的反转,这个不可见的凝视被删除了,结果就成了看到自己在看自己。孰不知主体的自己看自己乃是一种几何学上的看,一种幻觉的看,一种欺骗的看。就像拉康所说的:“几何学的维度可以让我们瞥视到我们所关切的主体在视觉领域是如何被捕捉、被操控、被俘获的。”^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称在“想象的凝视”中眼睛充当了一种“屏幕”功能,它屏蔽了视像背后的凝视,让使观看得以可能的“光源”——那个在远处闪动的光点——消失在可见性之外。拉康说:

在我们与事物的关系中,就这一关系是由视觉方式构成的且在表象形态中被排列得井井有条而言,总有某个东西在滑脱,在穿行,被传送,从一个舞台送到另一个舞台,且在某种程度上总是躲藏在里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凝视。^⑦

总之,在拉康看来,如果主体只是停留在想象界去观看,只做纯粹的镜像之看,他所看到的就只能是自己眼前所见的一切,而无法看到视像背后的东西,他甚至根本就不承认那背后有什么东西。同样地,如果主体是处在想象的凝视中,那么处在象征秩序中的他者的凝视固然可以暂时地缝合他的视像的不确定性,让他完成对自我理想的想象性建构,但是,在这一意义缝合和身份建构的过程中,由于眼睛的屏幕功能,他看不到那个象征的权威本身只是寄生在他者之中的一个替代,他的所见依然是想象的,那背后的东西依然被屏蔽。如拉康所言,“在这一可见性的情形中,一切都是陷阱”^⑧。

单从结构的方面理解,拉康描述的情形十分类似柏拉图的“洞穴比喻”:长年身居洞穴且躯体完全被锁缚的奴隶,眼睛所见的只是物体通过他身后的那堆火投影到前面的墙壁上的暗影,并深信自己所见即是物体的本相,而不知这“知识”之来源是那看不见的火光,即使某一天他终于走出那洞穴,看到了真理的光源,也会惰性地视这光源是令他目盲的原因。拉康所描述的主体在其对自己的观看中对他者领域的凝视的想象性省略就是柏拉图的这种洞穴式的观看。

三

主体的看以及由此而来的认同效果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想象在他者的场域中有一种凝视,有一道不可见的目光在引导、引诱和调节他对自己的看,可在主体的这一想象的观看中,这个他者中的凝视却是被省略的。这个省略对于主体的看有着双重的效果:一方面,主体正是凭借对凝视的省略来确保其所认同的形象与位置的确定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这个省略只会给主体的看埋下致命的诱惑,因为主体在想象的凝视中所完成的认同只是一种暂时的缝合效果,是主体的欲望在象征的能指域偶然的锚定,这意味着其所获得的确定性和一致性随时有可能被揭穿。缝合的效果一旦被揭穿——并且必定会被揭穿——被建构的主体将会发现,其所面对的并不是全视的他者,而是一个不完满的、有欠缺的他者,一个被划杠的他者,主体终将明白:从他者的观点来观看和建构自己的统一性的尝试终究是徒劳,我认为他者握有有关于我的全部秘密也只是一幻觉,我所面对的根本上是一种不可能性,是在我的认同之初就已经被先期送出的令人惊骇之物,真正主宰着我的观看行为的就是这个不可能性,是这个在实在界闪烁不定的坚硬内核,是它在凝视着我。至此我们来到了拉康的另一种“凝视”:不可

能之物的凝视或实在界的凝视。不过他本人更喜欢另一个说法——“作为对象 a 的凝视”(the gaze as objet petit a)：“凝视本然地就包含着拉康的代数式‘对象 a ’。”^⑩

什么是“对象 a ”？这个令人惊骇的代数式到底代表着什么？它与凝视又有什么关系？

在拉康那里，对象 a 包含有对象的含义，但它不是众多欲望对象中的一个对象，而是唤起欲望的对象——原因，是引发欲望对象或者说使某个对象成其为欲望对象的东西。如果非要说它是一个对象，那这个对象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不可能性，是不可能之物，用拉康的话说，是一种彻底的欠缺与匮乏。但是，在拉康那里，造成对象欠缺的原因有很多，挫折、剥夺和阉割都是欠缺结构。对象 a 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欠缺甚至在挫折的辩证法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儿童“Fort/Da”游戏的原初象征化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对象 a 是在欲望人化的过程中被先期切割掉的东西，是一个不可能的剩余。所谓的“被先期切割”不是说它曾经存在过，后来因为语言或父法的介入而不存在了，实际上，它原本就不存在，它的被切割是回溯的结果，是我们依照主体化的效果，即主体在语言中的异化和分裂，对根本不存在的前主体状态的一种神话性想象。斜体的小写符号“ a ”就体现了它的这一想象的特质。不过，这并不表明对象 a 只存在于想象界，相反，它属于实在界，是存在于实在界的那个不可能的晦暗之物，是主体无法企及的东西，而它的被切割的效果乃是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的共同作用。至于对象 a 与主体的关系，简单地说，它既在主体之外，也在主体之内，尽管主体永远无法企及，但它作为引发主体欲望的原因又是无所不在的，它总在躲避主体的看和思，但从来不会出现在主体的视觉和意识中，致使这个躲避本身成了其对于主体的最大诱惑。主体在自己的欲望之路上一一次次地追逐它的踪影，可就是无法把它召唤到眼前，主体在躲避与追逐的不对称的辩证法中陷落了，而对象 a 就是主体陷落的地方。

明白了拉康的对象 a 的含义，我们大约就可以理解实在界的这个不可能之物与“凝视”的关系了。对象 a 其实就被省略的东西。主体的看是因为它而可能的，更确切地说，主体之所以看、之所以让自己被看，就是因为有它躲在远处凝视，它就是主体朝向视界秩序的驱力，它的眼光对主体有一种难以克服的诱惑。但另一方面，主体永远也看不到它。这不仅是因为处在象征界的主体无法与之真正相遇——主体与实在界的东西总是失之交臂——也是因为已然成为象征界之一部分的主体根本无法承受来自这个“凝视”的目光——那是一道令他感到晕眩、令他目盲的火光。

主体与不可能之物虽然总是失之交臂，根本看不到来自对象 a 的凝视，但是它们毕竟要在某个地方交会。就像阿喀琉斯与乌龟的赛跑，虽然两者始终无法照面，只是在一瞬间擦肩而过，但终归还是有擦肩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主体的观看及主体因想象的凝视好不容易确立的象征权威顷刻化为乌有，主体自以为稳固的象征秩序实际只是一个彻底的欠缺的补充。此时此刻，焦虑油然而生。为说明主体与凝视的这种相遇，拉康讲了一个小故事，据说是他的亲身经历。在他二十来岁的一天，和布列塔尼的渔夫们一起坐着小船出海捕鱼。就在大家等待收网的时候，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沙丁鱼罐头在阳光下闪烁。一位渔民指着罐头对拉康说：“你看到那个罐头了吗？你看见它了吗？对了，它可看不见你！”^⑪

渔民的话让拉康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觉得这件事这么有趣而我却不觉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开始思考。首先，他认为他与渔民之所以对这件事有不同反应，是因为相对于那些为生计忙碌、成天同无情的大自然作斗争的人而言，“我在世上显得一文不值。简言之，我完全游离于那个画面之外”。此刻的拉康觉得自己像是陌生人、外来者，无法融入苦中作乐的渔夫们的幽默中。这个反差一瞬间把他自己在现实中的孤立境况凸显了出来，就像是被沙丁

鱼罐头的反光所探照一般,一下子把他抛入了尴尬和焦虑的境地。因此,拉康说,如果说那个渔夫的话“它看不见你”有什么意义,那也是因为“它始终在注视着我”。通过这个注视,我在象征秩序中的意义链条断裂了。就在我的目光与罐头的反光的交汇处,就在那个不确定的暧昧的空间,我在象征秩序中的位置被倾覆,被置于象征他者的缺口,无法掌控的匮乏的征兆被暴露出来——这就是那个在我的日常经验中不可能与之相遇的东西带给我的无以平复的创痛。拉康说:

在那向我呈现为光的空间的东西中,那所谓的凝视总是光和暗的一种游戏。它总是闪烁的光——它就处在我的小故事的中心——它总是在每个点上阻止我成为一个屏幕,阻止我把那光看作像是一道彩虹而把它淹没。简言之,凝视之点总是有着宝石一样的模糊性。

再者,如果说我是那画面中的某个东西,那通常也是以屏幕的形式存在,此即我先前所说的色斑、斑点。^①

这个神秘之物所唤起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创痛呢?它其实就是主体进入象征界的那一刻在无意识中所刻下的原始创伤。不论这创伤体现为言语的原初象征化中能指对主体的谋杀,还是体现为父法对主体的原始阉割或者说菲勒斯能指(phallus signifier)所代表的实在界的匮乏,反正这创伤是主体所认同的象征秩序本身所无法平复的,也是主体在象征秩序下永远无法触及的。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作为对象 a 的凝视在主体的视界领域所造成的效果。

从凝视的方面说,按照拉康的理解,如果说主体在想象的凝视下还能借助象征性的认同来获得匮乏的临时替代物,还能通过对想象的凝视的确认与省略来缝合他者中的缺口而成为他者领域的一部分,那么,实在界的凝视就只会把主体抛入一个彻底的虚无,一个介于主体和他者之间的不可能的空间,主体在此体验到的将只能是他的分裂,他的创伤性的匮乏。总之,凝视早就在看着我们,并在不断地诱惑着我们,是它让我们去看,因而也让我们成为了被看,是它让我们可以看见,因而也让我们无法看见,是它让我们忘记了那根本的匮乏,也使得那匮乏的再次返回让我们难以承受。所以,不论是想象的凝视所维系的他者秩序的权威,还是实在界的凝视所暴露的创伤性缺口,都隐含着看与凝视之间的距离的运作,隐含着眼睛与凝视的分裂。

自一开始,我们就在眼睛和凝视的辩证法中看到,这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一致性,相反,存在的只是引诱。当陷入爱河的我迷恋于一种观看时,那根本上不满足且总是错失的东西就是——“你从我看你的位置根本看不到我”^②。

“我看你的位置”既可以指对象 a 被象征化到他者的位置,也可以指它在实在界的位置,不论是在哪个位置,主体与它在视界领域的关系都是非对称的:它一直在那里凝视,主体却看不到它,主体的看是一种不可能的看。

从主体的方面说,主体为了维系与不可能之物的凝视之间的距离,总想用幻象来掩盖创伤,用眼睛来取代凝视,用替代性的对象来置换真正的欲望对象——原因,视界的驱力就在这一系列的两者之间重复往返,以满足其求原乐(jouissance)的意志。然而,在所有的替代及由此而来的满足中,总是有某个东西从主体那里滑脱,每一次的替代和满足总是把主体引向根本性的匮乏,每一次的观看总是把主体引向与凝视的错失的相遇,主体最终只能发出一声绝望的

哀叹：“我所看到的根本不是我想要看的。”

同时这也表明，肉眼的看是一场“游戏”，是一种“欺骗的游戏”，在眼睛与凝视的对峙中，结局总是“凝视战胜眼睛”^②，把眼睛捕获在无法看透的空间中。就像古希腊两位画家——宙克西斯和帕拉西阿斯——举行的那场著名的绘画比赛：宙克西斯因成功地画了一串葡萄而引起飞鸟啄食，即其逼真的程度连鸟儿的眼睛都被它欺骗了；可帕拉西阿斯更胜一筹，他在墙上画了一块布帘，这布帘如此逼真，以至于宙克西斯转身想要掀开它去看看里面到底画了什么。在此，拉康说，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逼真性本身，而在于凝视对视界驱力的建构。眼睛会受到欺骗不是因为逼真，而是因为主体满足于欺骗的游戏，满足于“驯服地看”，同时也是因为凝视战胜了眼睛，凝视在引诱眼睛：

鸟儿凭什么会看以如此不同寻常的逼真性描绘出来的葡萄呢？那一定是：对鸟儿而言，在再现葡萄的东西中有更多的东西被简化了，有某个东西更接近于符号。但是帕拉西阿斯的反例清楚地表明，如果想要欺骗一个人，只要呈现给他一幅画着布帘的画，就是说，引诱他去问那布帘的后面是什么。^③

因此，如果说想象的凝视让主体变成了一个被（他者）欲望的主体，一个欲望他者之欲望的主体，一个被看且是欲望被他者看的主体，那么，不可能之物的凝视则引诱主体变成了一个欲望的主体，一个欲望透过看来弥合他者之缺口而最终总是要被那道无法穿透的凝视之点撕成碎片的主体。进而，如果说想象的凝视可以暂时地让主体在幻象的支撑中获得存在的意义，那么，来自不可能之物的凝视就只会使主体再次去面对存在的挫败，匆匆踏上赴约之路，不过那是死神的最后的邀约。

①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John Forre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15.

② 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21页。

③④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77, p. 72, p. 73, pp. 178-179, p. 74, p. 74, p. 106, p. 74, p. 74, p. 75, p. 83, p. 75, p. 84, p. 92, p. 73, p. 93, p. 77, p. 95, pp. 96-97, pp. 102-103, p. 103, pp. 111-112.

⑤ 中文习惯译作《本能及其变化》（见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701页）。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 陈剑澜